莊子通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故郭子玄爲之觧次則唐道士成玄英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百餘直可束高閣矣余讀莊三十年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蹏丁亥春偶既大宗師應帝王二卷既得陸長庚副墨爲之欽衽戊子赴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事因日課數十行以自嬉於無何有之鄉實四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年解老竣於是而

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耶會水落寄泊清源聊城之間者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工於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洸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之合故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以暢其說雖不中庸遠乎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辯說者取其辭莊之所以

畜於今者以學士大夫好其辭也而義則眇有過而問焉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已也如是雖然猶幸而獨以辭畜之也苟讀之不深而惟其近之是求必有蔑裂禮教詬辱古今以來大聖賢而甘與盜跖同林失其逍遙於無窮之心爲天下後世害寧有既哉昔稽叔夜之賢也猶曰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余謂叔夜非善莊子者也我顧世人以闇然自侑廓無所繫

之心讀莊子而遺其言之所寄不以莊子為怪然後可謂善莊子孫登之規叔夜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故可以續其明用才在於識眞故可以全其年雖然眞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之心讀莊子猶莊子耳未及孔子也知莊子之所以別於孔子者然後可以善莊子

萬曆十六年六月八日四明沈一貫書于淮陰舟中

讀莊源知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道乎否哉不知莊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也日極其説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謂佛之言近理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淫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矣故曰易辨也莊則不然亦以内聖自許而放於逍遙之埸亦

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牆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於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哉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曰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即道德也彼以爲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義則淵源於老氏之說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如仁義之爲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爲煦煦孑孑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詆毀矣通仁義之說則禮樂之說亦循定矣

一日思君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吾道天繼之而爲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爲性故至平至正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雖神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性言性不可以該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性也皆心爾雖然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爾凡蹈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說蓋源於此

一日凡莊子之語道體必曰無窮老子無釋曰空莊亦言無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爲宗無窮者如環無端之義不但曰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曰天地

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亦無窮之義矣顧其旨歸之鳶魚活潑與夫婦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臭易言無方無體矣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而後已堯無名舜無爲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曰昏昏默默窈窈冥冥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萼瓣膚毛脉周折曲備則甚尠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爲可謂之采之定也探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爾識性

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庸而必厭遺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虛曠達者而後謂之得道也哉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困知記尤悉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曰義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謂三教無二可矣故莊子外枵然大而內疎理者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巡途而諷者相似尤非所長莊子特與辯者惠子流相爭雄爾欲張其軍則益又掊擊三王非薄孔氏以慫其所欲言原其著作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哉所以傳者則末學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苟適亦

孔氏不振之繇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英華云爾

莊子通卷第一

沈一貫註

內篇

逍遥遊第一

逍遥者放任自得之名也至人獨往獨來而敖倪於萬物之上舉世無以繆緜其心安往而不自得哉俯而視之世味皆腥螻膻惡世構皆累塊積蘇而已內篇者皆莊子微言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冥亦作溟音明鯤音昆摶音團飛也扶搖上行風名邪音耶夫音扶此類不能盡音以意求之覆音福坳音凹坳堂堂有坳任形者膠粘而不行也閼音遏蜩音條小蟬也鷽音學鷽鳩小鳩也决音血疾飛起貌搶音鏘突也枋音方榆枋皆木名莽蒼近郊之色果然飽狀二蟲謂蜩鳩小知大知音智菌音窘蕈芝也蟪蛄寒蟬也蛄音姑冥靈木名彭祖錢鏗歷唐虞夏商壽八百歲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拘儒曲學所見不遠守其

不該不徧一曲之言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自以爲足而不可與之語大道豈知天地甚廣造化甚妙靈變甚不可測固有出於常理常心之外不可以目前近小規規焉斷之者惟至人之心獨與之往來故能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庭此亦吾道之内典向來不輕授受乃莊子將托之縑素以示後人故先以大鵬之事開拓人之心胷消濯人之鄙見言北海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舉背而他可知也有時奮怒而飛騰翼之大若垂

天之雲也當游氣動時颶風大作大鵬乘此風方南徙於天池踉蹌而行平擊水面者三千里而後起乘扶搖之迅飈而直上青天者其高九萬里一去六月方言憩止俯視下方但見如游氣之往來而不能辨正色也游氣之往來者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如奔馬然者所謂野馬一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塵埃二也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動息吹三也此三者皆所謂游氣之往來也人之狀天者必曰蒼蒼不知天之色果蒼蒼乎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

蒼也意者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蒼稱
乎鵬之視下亦如前所云細若氣蒼若天而已矣
且鵬之所以必九萬里而後圖南者何也今夫水
不厚不能負大舟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可
浮而杯不可浮以水淺而力微也故不培九萬里
之風則風淺而力微不足以負大鵬之翼必九萬
里而上積氣下厚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然後可
以謀南徙耳大鵬之事若此衆鳥安得而知之蜩
蟟與班鳩共笑之曰我卒然而飛上集於榆枋不
過數仞間爾且時有不至不免下投於地則亦已

矣無他願矣何必九萬里而南徙辛苦跋涉爲哉二蟲之智小如此豈知物各有資事各有當譬如人之適近郊者來去三食腹猶果然飽無待於具糧也若適百里者遠矣當爲一宿之備適千里又遠矣必聚三月糧而後充其往來之食大鵬之培風九萬而後飛猶人之聚三月糧者也二蟲何足以知之故知有小大不能以相知年有小大不能以相知天地間此類甚多今夫菌値溼而生見日而死此不能終朝者也彼安知月之有晦朔蟪蛄夏生秋死者也彼安知歲之有春秋此所謂小年

也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所謂大年也今人不知世有椿靈而獨以彭祖八百歲爲最希之遐壽相與羨慕而希及之識見短淺如此而自以爲是不可悲哉何異乎二鳥之笑大鵬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矣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乘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棘人名窮髮不毛地也羊角風之旋者上上聲斥鴳斥澤小鳥鴳音

晏知音智行下孟反比音毗譽平聲沮慈呂反分音問覚音境數音朔數數猶汲汲也夫音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惡音烏

以上所云見於齊諧不獨齊諧昔湯與棘問答亦有此言可見小大有辨不能相通今之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小知不遠亦若此斥鴳而已故宋榮子以為笑但榮子之學審於自得而謷然超俗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毀之不加沮内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止於是而已矣可謂寛容雅淡不汲汲於世務者矣忘世者也於德猶未忘也不如列子列子清虛體真得風仙之

道禦風而行泠然輕舉旬有五日而一反其家不汲汲於嘗道者矣然忘道者也非無不忘者也猶有列子在焉猶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體則自然而無朕用則妙應而無方以游於終始無窮之門若而人者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於無無而天地萬化在我無往而不逍遙矣韓非子曰宋榮子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荀子曰宋子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謂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莊子天

下篇曰宋鈃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故謂其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也恒人不及榮子榮子不及列子列子不及至人皆小大之辨也棘列子作夏革猶然笑貌致福脩德以致福者辨宜作變游無窮三字是莊子緊要語所謂無窮者是何物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爝音爵治去聲予治平聲凡治之皆平聲已治皆去聲後倣此

許由字仲武。隱於箕山。堯知其賢。而以天下讓。夫子立而天下治者。至人默成道德。而陰陽自和。如庚桑楚居畏壘。而畏壘大穰。蓋堯以治功歸許由也。許由謂堯治天下。天下既已效矣。而我猶代子。則子居其實。而我享其名。子爲其主。而我尸其賓。吾非爲名。爲賓者也。不當有天下也。人各有志。性各有

極吾猶鷦鷯之居不過一枝偃鼠之飲不過滿腹箕山之陰已了吾事榮願自足無待外求君其休矣吾何用天下爲哉譬之庖人尸祝各有司存縱廢宰割之功亦庖人責爾尸祝不宜越局而代事子雖倦勤而禪讓吾胥去山林而代子乎不願有天下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當去聲逕庭庭音敬聽貌音邈射夜石二音淖音綽綽處上聲與觀知並去聲夫音扶女音汝礴蒲博反蘄音祈稽音雞粃糠音彼康穀皮也

逕庭隔遠貌綽約柔和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言

知有聾瞽之言猶之汝之謂也旁礴混同貌斬求也亂治也稽至也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即所謂土苴治天下也夫人常局於目前之近觀而駭於理外之奇舉天地之大其中殊奇絕尤豈有限乎聰之所棄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韵暐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謂有耳目者皆妄譚暗昧滯乎心神則謂有智慧者皆謬舉守一家之言無四域之智咸曰世間安得仙人天下必無此事一聞玄元之膚論便

謂逕庭之過言矣豈知不以物嬰身者膚有氷雪之清不以外傷內者貌有嬋娟之靜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露則至味何以易其食履流光於宛虹策飛景於璇璣則大輅曷以易其游反照則收美利於不言凝神則溥元功於無外二儀效清寧之順六氣有瑞實之徵不洽世而世登於理不傷物而物莫之傷故塵垢可以鑄堯粃穅可以陶舜尨甕皆道之餘緒土苴亦治之權輿耶功業於太虛之浮雲小利澤於大海之一泃所性自足詎肯以物爲事乎此許由所以安於一枝而恥代庖

人之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斷音短　汾音焚　堯都也　窅音窈　喪去聲

諸越，澤國之區，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章甫禮冠無所用之，宋人資以爲貨，折閱必矣。堯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則格天巍巍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也。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不加，聖人無情，惟順事而妙應。是故萬邪雖和，未嘗增堯心之一物，從體起用，用

即是體雖位天地育萬物而曠然獨一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堯心不識故當時之歌功者亦曰不識

堯心無名故萬古之誦烈者亦曰無名黃屋豈殊

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堯未嘗有治唐之心而

有唐之治有唐之民自爲也善契此論則姑射本

在於人間大鵬亦飛於方寸耳許由之無用天下

姑射之不事天下堯之喪其天下皆至人無巳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之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

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名施爲魏相瓠音護種音冢實五石中容五石盛音成剖普口反瓢毗遙反瓠落音廓洛呺音囂爲音位掊音剖龜如字又音均洴澼絖

音平霏噴說音稅難將並去聲

瓠匏也堅不能自舉瓠薄脆不勝舉也瓠落平淺貌呺然虛大也掊打破也龜手凍裂如龜文亦讀作皸洴澼漂絖絮也慮思也疏作攄繩絡之也樽如壺用渡水者蓬短曲不暢之草非直達者也此章言大物固有大用而不能用大者以爲無用世安知無用之爲大用也大用者不獨全生盡年而已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樗音樞臃音冢中音衆下同卷拳同去上聲狸音離狌音生狖由救反敖平聲辟音闢罟音古斄離來二音彷徨音房皇

樗惡木擁腫槃瘦也卷曲不端直也狌野猫也敖者遊翔之物也跳梁跳擲也辟法也斄牛旄牛也

彷徨縱任之名惑於小方而闇於大道縱情徇私
禍不旋踵此狸狌之類也經乎汗漫之門游乎窈
冥之野徜徉無爲與俗不羣言雖無會而獨應者
雖無執鼠之小用而陶鑄堯舜皆從此出爲用不
旣大乎此兩章莊生自敘其逍遙之趣也莊子敘
事是傳影留神法若其意指都在驪黃牝牡外如
易之假象一般大鵬之事分明寫出性中活潑潑
地若求之聖賢書中則素位而行一章君子所性
一章居天下之廣居一章疏食飲水簞瓢陋巷浴
沂風雩任重道遠等章已具此理至奇而無奇至

妙而無妙至易至簡而至不可及放之則巍巍蕩蕩卷之却無無尋處顧莊子已自落於聖門之籍故不必援而歸之以吾讀莊者當知其所以異所以同始得

齊物論第二　　內篇

物論紛紜自儒墨以至堅白同異之倫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莫不已之是而人之非彼皆非知代者故不齊吾知代則彼之不齊者吾付之不齊而皆齊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吹萬不同咸自取而已論

聲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綦音其隱音印噓音虛荅土荅反喪息浪反居音姬猶故也偃子游名

隱憑也噓歎也荅焉解釋貌耦匹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寂寞仰天而歎妙悟自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然死灰槁木狀其寂寞無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

若子綦故發驚疑之問吾喪我則我自忘矣我倘

自忘天下孰識之哉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籟音賴 夫音扶 塊苦怪 苦對二反 噫音隘 呺音號 翏睽同音聊 畏烏罪反 佳祖罪反 枅音雞 圈起權反 臼

音管洼音蛙汙音烏謞音孝譹音豪宎音夭咬音拗於交反喁音愚泠音零和音賀下同飄音標濟音霽止也

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大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天地之籟亦如是矣下文遂言地籟大塊指形象之天地言大塊之中噫而出氣其名謂之風風惟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矣獨不聞翏翏然自遠來者乎翏翏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言長風之來擊蕩山林遂使樹木不寧紛披扇動彼百圍之大木孔竅多奇或似鼻者或似口者或似耳者或似柱

頭斗栱者或似蓄獸圈者或似舂臼者或洼曲而擁腫者或汙下而不平者略舉樹竅有此八似矣是以大風所激其聲亦殊有作水湍激聲者有謞然作箭頭孔聲者有作叱咄聲者有作呼吸聲者有作叫呼聲者有作譹哭聲者有宎然若深谷聲者有咬然若哀切聲者竅有八似風之所及亦復有此八聲矣風之開前來者其聲于于焉隨後來若其聲喁喁然泠清即應之以小和暴疾即應之以大和烈風既止則衆竅咸虛無聲聲之不齊如此爾不見其形之調調刁刁搖動而不齊乎蓋

聲有此異形亦有此異也此皆盈虛聚散不得不爾豈非所謂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而無窮者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比音婢夫音扶

子游曰地籟則上所云竅穴之類是已人籟則人問合竹而成如簫管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有生之類萬有不同吹者自吹止者自止是孰使之然哉咸自取爾非有怒之者也天道至無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我亦不能生物物亦

不能生我然而不能不生者自然生也有止亦不能不止自然止也自然則謂之天故以天籟名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也豈蒼蒼之謂邪凡春生秋殺出死入生目視耳聽貴賤賢愚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盡天籟之自然而無窮者也下文以情識之變言之怒者氣奮之意故大鵬亦曰怒而飛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知去聲覺音教縵音慢窖音教訊側據反厭音壓緘古咸反洫呼役反慹音蟄尼輒反怪也菌音窘

此詳言天籟之不同蓋人心之變無窮而爲象各異大知者閒閒其廣博也小知者閒閒其分別也大言者炎炎其光華也小言者詹詹其詞費也寐則神魂交合也寤則目開意悟也人之與物接也以爲搆結驩愛而不知其日以心鬭也或縵然其

心寬也或窖然其心深也或密然其心隱也或小恐惴惴怵惕若無所容也或大恐縵縵悠長若無所止也其迅發若弩機箭栝是非有主不可回也其留滯如詛祝盟誓堅確守勝不可移也其衰殺如秋冬景物蕭然其日消也其沉溺於所為一往而不可使之復返也其厭沒於欲如緘結之不可解彌老而愈深也其心與死鄰日遊鬼趣不能使返於陽生之塗也或喜而中心暢悅或怒而意忿情喧或哀而涕泗悲號或樂而手足忭舞或慹而恐怪不動或姚而美麗妖冶或佚而縱放奢華或

啓而閑張不檢或態而矜容作氣衆生心識轉變不窮略而言之有此異自審而察之皆變幻出譬夫金石內虛而忽暢其律呂溽暑蒸作而倏生為菌芝雖情變無窮而總歸自取不知其所以怒之者是以謂之天籟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藏去聲賅音該說音悅遞音弟

凡上文所云情識之變皆所謂吹萬不同者也此理無日無夜相與代謝於吾前與日俱新無有窮盡竟不知其從何處起故曰怒者其誰邪此一句是莊子學問大宗旨即逍遙遊所謂無窮者即天下篇所稱芴漠無形變化無常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者一部莊子只發揮此句德充符篇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亦此語也故下文以儒墨是非毀成可不可然不然發揮此理究而言之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已乎已乎者蓋追之而不可及談之而不可盡之意言此相代之理詎有窮處凡我夜去明來日夜生息以成此人者豈非此所爲乎非彼相代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領受鈎連脗合亦最近矣近則宜易知而終不知其所以使者若論非彼無我似在彼邊若論非我無所取似在我邊必有真宰使之而特不得其朕兆

之所在凡無朕兆者必無可行之迹與可信之理今此真宰者人人有而可行亦人人有而自信初非誕漫荒唐而無實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而終不見其形蓋有情實無形狀離之不可執之不可皆自然無使然者始終說不出來非不欲說不可說也故曰怒之者誰邪此節從誰字換做其字又換做此字又換做彼字又換做真宰字都是誰字之意旦暮二字從日夜字出來日夜是彼之日夜旦暮是我之旦暮次節百骸九竅云云又從我字内發揮且如我身中骨節甚多緊而稱之曰百

眼耳鼻舌口及下二竅稱竅者九心肺肝脾兩腎稱藏者六必備存此物而後成身如許物中何物是我真宰我誰與爲親其無所揀擇而皆親之乎抑皆親之中又有最親而獨私者乎皆親則皆真宰也不應如此之多有私則有私真宰也不應如此之偏皆不可知也且是骸藏百體各有所司譬官府然豈各擁其尊而有爲之臣妾者乎抑幾務繁多臣妾不足以相治而待假借於他官乎爲復官不必備但以當職者爲主餘皆稱輔而更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非百骸非九竅非六藏非

形非色不自不他而巍然獨爲舉身內外之所歸命者乎此又不可不知也夫覆致詰其中必有一端實說假饒求得其實說與不得其實說何損益於其眞知知其情不爲曠然有悟不知其情不爲冥然無覺竟無益於我然則吹萬之妙非惟不可知抑亦不必知已眞君卽上文眞宰卽吹萬之誰何謂求得與不得無損益於其眞蓋眞君變化不息迹直是不可知知之卽非世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亦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苶乃結反音涅疲貌夫音扶與音預

承上言此理一自人受形以來與之旦暮相守未

嘗暫離直至於死而後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既求得其情與不得其情無損益於真只當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夭是德之盛也何令人銳情逐境妄與是非或與物相逆而刃或與物相順而靡其行盡天年如白駒之過隙而不知少求休息也不可悲哉方且縱其無涯之情終身碌碌與天下之辨者為怪而考其效汎汎乎如捕風繫影竟無可言至於苶爾疲役奄奄乎就木而猶不知其所以好此者之歸趣云何也可不哀邪縱百年不死何益察其形則赬然紅者為皓皓黝然玄者為星星既已化矣心豈不與之俱

於天夫天以神明麗於人之身而爲之主宰發之
則精光日完圓通瑩徹超萬刼而不毀者亦此一
點而乃使之與形俱化淪於鬼趣可謂雖生之日
猶死之年矣此非哀之大者邪豈舉世有生之物
本若是其茫茫哉意者我獨茫茫而人亦有惺惺
者乎人皆茫茫猶可諉也人有惺惺而我獨茫茫
胡可不惕然省也此一段分明即他日責惠子所
謂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
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而子以堅白鳴之意蓋當時之持物

論者無不如此故以此哀之爾又言人若認得此理無窮隨其天然自成之心而師之率性而動至理自足歸而求之各有餘師不必知化而心自取者有之雖愚者與有矣化即所謂日夜相代於前者自取即所謂非我無所取者知此者至人也隨其成心而師之即天下篇所謂各爲其所欲言以自爲方者也然在莊子已謂之愚矣至於當時之爲物論如惠子流又在此下言今之人未成乎心而肆其空談以是非天下此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論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以無有爲有者也昔神禹

行游九域，幽經怪牒，舉知之矣。而不能以無有為有，以無有為有，雖神禹當付之不知，吾獨奈何知之而空肆其辨哉。今日適越而昔至，見天下篇，總是不稽之談也。自發天籟二字之後，曰吹萬，曰彼我，至此方露是非二字，以暢齊物論之意。莊子之齊物論，以無窮二字齊之也，以天籟齊之也。或問自大知閑閑以至蒸成菌，種種情識，佛氏謂之惡業因緣，何以謂之天籟，何以謂之眞君。蓋除却喜怒哀樂好惡，便無人心；除却人心，便無善惡。以好惡內傷其身，便非眞。不以好惡傷其身，便是眞。孰

之則皆物不執則皆道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鷇音寇惡音烏下同

此方以物論合天籟而言夫言是人之吹也而又不比於吹者何蓋吹有音無字而言則有音有字有是有非必將詮理而辯物矣故異於吹特其所

謂是非者殊不可定不可定則比之於吹猶未始不同也不可定有二義在世法則彼以爲是而我以爲非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由彼我之情偏故未定也在道法則曩以爲是而今以爲非今以爲是而後以爲非即是即非即非即是則我是我非亦不可定也皆所謂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者也既未定則吾之言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與鷇音何異鳥乎欲出卵中而鳴者謂之鷇音鳥無知鳥之初生者尤無知特天機之自鳴耳而何是與非之有知代之言亦如是而已故比之

吹可也若此則道本無眞僞曷隱而有眞僞哉言本無是非曷隱而有是非哉道隱則不存曷往而不存哉言隱則不可曷存而不可哉蓋道之隱隱於人心之小成也小成則稱仁稱義而漓道德之眞故道從此隱言之隱隱於言之榮華也高談雄辯以後罷者爲勝故至言從此隱故有儒墨者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紛然其殽亂矣雖然天下之是非本無定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奚而不可惟知代者心始不芒而能之豈小成之人所能哉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是是字即此字以下並同舊說以彼字中攝此字以是字中攝非字互見成文以爲莊子行

文奇處此大拙耳、爲奇之有莊子之奇、不在此一字間也、此暢上文未發之意、言物本大同、無非彼亦無非此、而横生是非於其間者、盖心有所蔽、而不能相通、不見彼之所見、而獨知巳之所知、故也、故曰彼出於此、此亦因彼、豈非代謝而不可分哉、今人蔽於彼此之迹、猶夫滯於有生之説者也、豈知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本、故人之所謂生者、鬼之所謂死也、鬼之所謂生者、人之所謂死也、然則可否是非、其果可定乎、惟因其所是而是之、萬物莫不是矣、是以聖人不自由、而照之以

天以天眼視萬物則不偏亦因其所是而是之也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有彼此否乎哉蓋人各得其道之一偏故執東而笑西執西而笑東吾無彼無此不執偶對第從道之樞本處運動得其虛中而環轉者以應無窮故方是卽有非方非卽有是是非皆一無窮而無所底滯此所謂不由而照之以天者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

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

行惡音烏莛音廷屋梁也楹音盈屋柱也厲音癩恑音詭譎音決乖也復扶又反幾音機徂音狙

芧音序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人各以在我者爲是在人者爲非已指則曰指也

人指則曰非指已馬則曰馬也人馬則曰非馬夫

以我指比人指則人指誠非指也莫若反而比之

以人之非指而比我之指則我指亦非指矣以我

馬比人馬則人馬誠非馬也莫若反而比之以人

之非馬而比我馬則我馬亦非馬矣吾以在彼者

爲非人亦以在此者爲非若謂之非則均非而已

天下豈有獨非之理哉仰觀俯察莫不皆然天地猶一指也萬物猶一馬也要之皆無是非皆無彼此也天下無定可可乎可亦無定不可不可乎不可道無定成見之於行則成物無定然與之以名則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而亦無物不然物固有所可而亦無物不可蓋不獨以人情觀之如是天理亦如是不獨以俗眼觀之如是道眼亦如是人情俗眼見人而不見已見已而不見人天理道眼則無所不見故莛之橫而楹之從也厲之醜而西施之好也恢恑憰

怪之不齊也形情萬殊而理性同得道通而爲一也分與成成殊矣然分所以爲成也成與毀殊矣然成所以爲毀也裂繒剪錦衣裳之所爲成也壟埴築室木石之所爲毀也然則孰爲成孰爲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之故不自用而寄諸庸寄諸庸者取其適用而止故稱通而能得也至於得而幾於道無思無爲與天理人事皆相應矣無他因其所是而是之而已因而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今之持物論者勞神極慮以爲一而不知其本一也謂之朝三昔有狙公以芧予狙而與之約曰吾與汝

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更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朝雖稍增而暮則已減、無加於七、而能令狙怒能令狙喜、狙公亦巧於馭狙矣、亦因狙之所是而是之也、是以聖人之於萬物、和其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天下之嘵嘵從此止矣、且並存其說而兼得其是、故謂之兩行、兩行則無所不可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惡音烏 知音智 幾音機 好去聲 滑音骨亂也 爲去聲

此又發揮上文無成與過之意言古人之知高出天下之上至極而不可及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物尚無有安有是非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下此一等者雖不能無物然猶傳觀弁容無人我相未始有所封聚也又下一等者不能無封聚矣然猶不滯不執可方可圓未始的有所是非也至於是非明白然後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如參商之不相見胡越之不相得而大道從此裂矣然於道謂之虧於愛謂之成吾方以爲虧人方以爲成然則虧與成之名的有定在乎哉謂之有成

與虧者譬昭氏之鼓琴也有鼓則悲喜欣戚四面橫集謂之有成有虧可也謂之無成與虧者譬昭氏之不鼓琴也無鼓則寂然收響復歸無物謂之無成與虧可也鼓不鼓而有與無之名便別適在反掌間爾的有定在乎哉吾未見虧與成之有辨也且昭文之以善琴名也師曠之以善樂名也惠子之以善談名也三子之知皆不可及故各享其名以終其身良以其獨好之在此而他無以易之又欲以此自顯於當世故畢其生平之力而自信其爲有成矣以我論之惜乎於道槩無所聞遂萬

物而不反明非所明而徒以堅白無用之昧終與草木腐朽何異至於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絲桐終而亦無所成以彼四子者而可以謂之成則如我之無成亦可謂之成矣若四子不可謂之成則知彼與我均一無成也吾又不知其孰成而孰虧也成虧之不辨如此是故聖人不務分別之明而務滑疑之耀玄同混迹不自用而惟取其適用此之謂以明堅白之昧公孫龍等談堅白之辨樂正子輿所謂伎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服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惠施之學正出於此

莊子非之故曰堅白之昧枝策即杖策以師曠
瞽故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夫音扶

因上文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於是莊子自言吾

今有一言於此、吾將言之、不知與今之持論者相似乎、不相似乎、若相似與、不相似與、彼同則我亦猶夫彼而已、何也、彼持論者正爲其有相似與不相似而是非生焉、今我亦謂相似與不相似、則亦不免於是非、而均之不能出是非之域、吾何以異於彼也、竟無異於彼、吾宜付之無言矣、雖然、請嘗試言之、烏能默而已乎、有始也者、恒物之所常言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名、無終安得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稱未始有始、是尚有始也、眞未始有始、則名亦不立矣、下文數叠

即衍此意有有也者指迹之名有無也者亡迹之名然無有則無無故曰有未始有無也者尚存未始有無之名忘迹不盡并其名而忘之始可故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從至虛至無之中俄然而有有有無矣而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安在也終歸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已今我既有此辨矣則已有所指謂矣而未知吾之所指謂者眞有指謂乎眞無指謂乎舉其名迹雖復粲然竟其歸宿了無分辨吾亦無謂之謂不言之言耳莊子立論非漫無指謂彼以無無窮爲宗而無無窮者終

不可窮故其語法當如此老以無爲宗佛以空爲宗亦用此法若孔孟論道實有着落指實處借此滑稽不得學者不可不知此一段余嘗用佛氏書解之今附存焉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稱也猶夫人之生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本無始生亦無生無相生而幻身遂有衆法散而浮世非堅局嘗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五行不到處又毋未生前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又烏知其所以始也故自始終對待之時則謂之有有有也者凡形相之美惡與言語之是非歷歷具

在不可謂之無也有無也者矣惡本無矣惡是非
亦無是非皆由虛假展轉相軋而成故曰無也無
卽前之所謂始也有未始有無也者存無於心復
有無病幷無忘之而後謂之眞無也卽前所謂未
始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其忘者
未爲都忘雖忘忘之而後謂之眞忘也卽前所謂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佛氏所謂休尋向上三玄
要了未後一着從來悟了入頭纔得脫俗處踏
實地眞虛空萬境全彰一塵不立皆三玄邊事不
可認着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拈花迦葉微微

而笑得正法眼藏到此方爲無盡故曰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葢道性無二色空不殊謂之有則是非無主名迹盡虛既曠然不可謂之有矣謂之無則眼見耳聞的手持足行的溪聲山色翠竹黄花都是虛空中不可壊相安得謂之無惟至人爲能不被境瞞玄同無礙千變萬化而不離於宗不落見解不滯言詮故無有無之可言無是非之可辨也今我之言亦如此既已有謂矣而不知我果有謂乎果無謂乎葢有言之不言不言之言在矣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以有形爲大則秋豪大矣安知不有處秋豪之端萬分一者乎以有限爲小則泰山小矣泰山亦粗大於卷石耳彼大澤之礨空其大於泰山豈可以數計哉以有生爲大則殤子壽矣故佛家謂之轉

世既轉一世矣寧不稱壽以喪生爲天則彭祖夭矣壽八百而死自悔不壽此其比大椿冥靈曾不能百一而矣可以稱壽乎疏云性足爲大無餘爲小亦此意也故天地與我並生無壽無夭萬物與我爲一無大無小一而已矣既已爲一矣復何分辨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見在分辨且得無言乎既有一復有言則成二數矣以二數復合而一之又成三數矣自此以往相乘不已善算者不能竟而況凡人乎故從無而起猶坐成三而況從有起數者乎是尚可以言論致哉如欲無適而止

不復從事於分積之數者惟因其所是而是之焉
可爾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
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音扶爲去聲畛音軫嗛音斂忮音至同音圍幾平聲葆音保膾古外反宗一膾二胥敖三皆國名艾音礙

道無封言無常故無可辯亦以其無封無常也故辯從此出而有畛界之多端焉六合之外雖聖人

安能竟其所窮是大而不可論也六合之內其細瑣猥坌之情又安可以盡察是小而不可議也古今變態多者莫如春秋故其書最稱是非之府然孔子猶議而不辯以為辯之不可勝辯故但存衆人之所同是同非者以為鑒誡爾蓋分則必有所不及分者辯則必有所不及辯者聖人懷之而總付於無言無言而理自昭衆人則條區畛別而辯之以相示愈辯而愈不明故曰有不見也夫道之所貴者大而已大道不昭大言不辯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則不明矣言辯則不及矣

仁常則不成矣廉清則不信矣勇忮則不成矣何
也爲其傷於小也以小而希大譬猶以圓而學方
不可得已故知止於不知付之無可奈何而止矣
不必求其無不知也故有不言之言不道之道雖
有所不言不道而天下之道畢苞於其中雖若有
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大光明藏
故曰此之謂天府爲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
所由來也又謂之葆光爲其萬物並照光天之下
無不被也昔堯欲伐三不庭之國謀未決而不釋
然舜曰三子猶蓬艾中一物耳日月之明何所不

然而不能容蓬艾之一物乎無遠邇幽深付之自

若此聖人之所以弘至德也此葆光之論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惡音烏女音汝鰌音秋恂音峻猨猴同鯽初俱反豢音患蝍音即蛆音疽蟲名鴟音笞猵編面反嬙音墻決喜缺反音血疾貌沍音互凍也）

莊子之所以齊物論者備矣又引齧缺瞿鵲二問答以發不盡之意偏死半體枯也鰌魚類人不可

寢溼而鰌不然不可木處而猨猴不然誰爲正處
乎芻草也牛羊之類豢穀也犬豕之類以所食得
名也薦美草也蝍蛆蜈蚣也能食蛇腦帶蛇也猵
狙似猿而狗頭以猿爲雌毛嬙古之美人一云越
王姬麗姬晉獻公夫人葛稚川曰人情莫不愛紅
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
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
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
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

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若至人
雖死生猶不變而况是非之塗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句 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
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孟浪如字

一音漫爛熒因迴反本作瑩惑也大音太彈音但鴞音囂小鳩也爲音位脗音刎脗合無際貌滑音汩涽音昏滑涽未定之貌芚音豚惡音烏說音悅惡死烏路反蘄音祈覺音教女音汝

夫子指長梧子丘其名孟浪無所趣舍之謂熒惑也時夜司夜謂雞也鴞小鳩可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固孟浪非所聞也故聞之者亦聽熒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何異夫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鴞炙之意者哉不能安時處順而逆計變化亦大早矣言之既爲孟浪故曰予且爲汝妄言之聽之亦爲早計故曰汝亦爲

予安聽之何哉蓋至人者旁日月挾宇宙游於元氣之先而出於太虛之表爲其自然脗合之道而置其滑涽雜亂之迹世人以隷爲賤而賤之故不勝其分別之多而滑涽迷亂各自是於一方至人視巳與隷等視隷與至尊等不見可賤故置之勿言自然爲之脗合衆人役役馳騖於是非聖人芚然無知而直往雖參揉萬歲而純一不雜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可則萬物一然然其視天下之物盡見其然而無不然者蘊積無窮止此一理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

所加乎死生一也死非可惡生非可悅人乃悅生
而惡死惑也彼少而失其故鄉者安於所在而不
歸人必以爲流浪人矣今吾之生焉知非弱喪而
死焉知非還鄉也何爲惡之哉驪姬初去父母相
持而哭甚悲也及安於晉而後悔其泣之非也然
則人之死安知非驪姬之嫁而紛紛焉祈巫覡醫
漣漣如執妻妾手不忍訣何爲者安知其既死之
後不追悔其始之求生亦猶驪姬之嫁也且夫寤
寐之事有萬變其占亦萬變飲酒樂事也夢飲酒
者其占爲哭泣哭泣哀事也夢哭泣者其占爲田

獵或夢樂而占悲或夢悲而占樂覺寐之辨下同
如此誰得而明其理方其夢也不自知其爲夢亦
以爲覺也於夢之中又占其夢之吉凶而未始不
以爲實也旣覺之後而後知此其夢也非實也今
天下芸芸然馳騖於有爲之境而爭出於是非之
塗者皆大夢中人爾世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乃蠡測管窺之士資有至愚而方自以爲
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爲貴
賤者也不亦固哉今吾汝亦非忘言而神解者何
異於夢予謂汝夢又何異於夢中占夢予既謂異

而不眞、吾復悲汝而相弔、是以詭弔詭而巳、必萬世之後有蚘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出焉、然後吾汝之夢可解、當知是人甚爲希有、雖萬世而一相望猶旦暮耳、世之識眞者少、大覺至人豈易得哉

君乎牧乎用列子事、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則夢爲國君、其樂無比人有慰喻之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夜爲人君、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心形俱疲、昔昔夢爲人僕、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竝少間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黮音菼徒感反黑也惡音烏曼莫半反音漫

此一段最痛快三復之真令人緘金人之口若而皆汝也人固受其黮闇言我與若既已昧然矣而欲使人正之則人又受我與若之昧以暗傳暗終無明期也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此之所以需彼者貴其能正之也今我與若

與人既皆不能正矣而何待於彼邪所謂待彼者非謂三人之外更有人也言人則多人在其中不止三人矣彼者對此之稱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不是然不然謂亦是亦不是亦然亦不然而不可定也故天機動而爲是則是之既而人以爲不是吾亦付之無辯天機動而爲然則然之既而人以爲不然吾亦付之無辯或舍己而從人可也或都舍而不從可也或直前而任往可也或既往而不追可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吾觀化聲之來當與其不來同如鳴鳥飃風之過

耳。決然而已。和之以天然之倪。可分則從而分之。不爲多言。任之以曼延之妙。可混則從而混之。不爲循默。循斯而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故可以忘年而玄同死生。可以忘義而彌貫是非。至理暢於無竟之域。至人亦寄迹於無竟之域而已。又焉用諄諄然與物論是非哉。曼衍猶曼延無極之意。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景[illegible]曩奴黨反與平聲蚹音附蜩音條[illegible]音[illegible]

罔兩、影邊之微陰也、罔兩謂影曰子之行止坐起、皆聽於形何無特立之操也影曰物之形質咸禀自然事似有因理則無待、萬類參差無非獨化吾亦天機之自然若此耳豈有待而然邪若謂我待形而然也則形復何所待邪謂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所待斯則待待無窮卒於無待也彼蛇蛻舊皮、蜩出新甲、盡獨化而生者也、吾所待者其待此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思慮無所措其間矣、蛇蚹蜩翼、舊以爲蛇腹下齟齬及

蜩之翅、疏解以爲當與外篇蛇蛻蜩甲同、今從之

郭子玄曰、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爾、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之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夫
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
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栩音許與平聲覺音教蘧音渠
栩栩喜貌喻快也蘧蘧有形貌夢爲蝶則蝶實而
周虛覺爲周則周在而蝶逝周在而蝶逝則夜之
栩栩然者周夢爲蝶也蝶實而周虛則晝之蘧蘧
然者蝶夢爲周也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

周與蝴蝶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故一物也此變化之常理達觀者無滯情矣人以覺為真而夢為假者豈不以夢暫而覺久邪然觀百年於無數刼中不旣暫矣哉生暫則當稱假矣死久則當稱真矣無以異於夢也無以異於夢則今日之周徒蝴蝶用事耳安得周於其間若不然而以為夢猶死也則夢中亦栩栩之所未始非周而何必浮世之周然後為周也人惟無遊於逍遙耳遊逍遙則覺亦可夢亦可生亦可死亦可蛇蚹蜩翼無非無待之時鼠肝蟲背盡為不窮之地譬彼窮指方茲

亦何用樂生而憂死是此而非彼芒然獨化而
理盡矣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
雖周亦幻死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
是也一形之開闔乎性之往來是也靈源湛寂觸
處皆知變化代與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
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
莊周以卒齊物之意